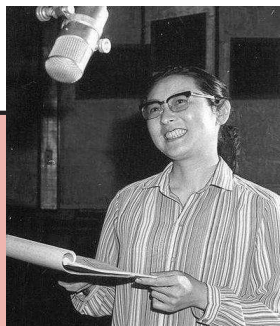
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2年12月25日 星期日 第944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:吴南瑶 视觉设计:戚黎明



曹雷 “我是打雷的雷”

◆ 马尚龙

人生真就像轮回,从读书开始,又回到了读书,只不过,最早的读书是读给自己听的,现在的读书,是读给很多人听的。

曹雷所说的“念书”,是她正在为上译厂做的有声书录制。已经录了《复活》《苔丝》,《牛虻》也快录完了。有声书中,男女老少,人物对白,皆有角色分配,曹雷则是“讲述人”,是有声书中最重要的工作。每星期有两个下午,厂里会派车来接曹雷,而后她独自进了录音棚,导播在另外一间和她隔窗对话。这样的工作节奏,直到两周前才停下来。

还能做些事情,曹雷很享受。可以重温名著,可以让很多年轻人听到。声音可以传出去,可以留下来。连大西北的亲戚也在喜马拉雅上听到了,很是开心,点击量都是好几万的。

“不过,小区没什么人走动的时候,我和老伴会下楼去走两圈。照顾好自己,不给大家添乱,也是贡献吧。”

电话中的曹雷,笑声爽朗,一如她那么多年带给我的感受,雍容而随意。



■ 少女时代的曹雷与父母、弟弟在一起

1 “难得悠闲”

2022年中秋节的第二天,曹雷老师发了张照片给我,是月光下的曹雷。虽然中秋夜多云,月光很努力地穿过云层,比起白天的燥热,毕竟是安宁。曹雷还写了一句话:“昨晚在家楼顶拍的中秋月。共赏。”看得出曹雷心情很好,她家住四楼,楼顶是在21层之上了。

几个月之前,曹雷老师也发过一张照片给我。那是4月初,在她自己家里朝南窗台下,躺在摇椅上。很居家的穿着,朝窗外天空张望着,有点慵懒,也不无达观。照片没有做过任何美图的处理,对于曹雷来说,再随意的照片,也是艺术大家的范儿。我回复说:“一看照片仿佛是影视中的场景。”我更感慨的,是曹雷随照片发来的两句话:“在家晒太阳!”“难得悠闲!”两个短句,两个感叹号。

几年前曹雷也偶有晒太阳的时候,那是在邮轮的甲板上。有一年我邀请曹雷参加文化活动,她说不行,马上去地中海邮轮旅游了。我说您不是已经去过地中海了?她说,地中海邮轮有十条航线,我只去过四条航线,这是第五次。旅游是曹雷退休后的重要生活。

“难得悠闲”,我以为是曹雷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了。自从2020年从美国千辛万苦地回来后,又因为心梗装了两个支架,旅游停摆了,社会文化活动谢绝了。年届耄耋,是可以悠闲了。

我猜想,曹雷会摆弄摆弄她的冰箱贴展览。这绝对是曹雷的独家大展。她的冰箱贴,不是贴在冰箱上,而是特意买了两大块教学用的白板,贴冰箱贴的,搁在厅里,进门就能看到。曹雷去过六七十个国家旅游,大大小小的地方,到了就买一个冰箱贴。上千个冰箱贴,有得塞在抽屉里,不如贴出来,每只冰箱贴都是会讲故事的。

曹雷不是一个会被闲所困的人。一个有爱好的,闲也会生情,所谓闲情。

其实我猜错了,没有看懂“难得”的意思。只是拍照的那些天,曹雷难得悠闲。7月份以后,她又不悠闲了。有人问在做什么?曹雷回答,我在念书,人家以为曹雷在开玩笑,曹雷说真是念书,念的是外国文学名著。

念书本就是悠闲的生活,怎么会不悠闲?曹雷的雷声,又是在何处响起?

2

“雷”有回声

常有人将曹雷的雷写成“蕾”,曹雷纠正说,我是打雷的雷。曹雷是曹聚仁先生的长女,按照曹家家谱,男丁为“景”字辈,女孩则是“雨”字头。曹雷出生时,已经有堂姐取名“霓”“霁”,但曹聚仁依然为女儿取名雷,二女儿则是曹霆,再有曹景仲和曹景行。惜曹霆幼年早逝,景仲也走得很早。

和名字“雷”相呼应,曹雷的性格有雷一般的坚决和无畏。出身于名门,但是自小颠沛流离。青年时代,因为演出话剧和电影《年轻的一代》出名,美好生涯刚刚开始,之后用历经劫难形容也不为过。经历过如此多的磨难,或许会使人一生阴郁锁眉,但是曹雷是在热情的工作热情的生活中,展开自己完美人生的。

对自己未来的决定,应该是从为《爱德华大夫》中英格丽·褒曼饰演的康斯坦斯医生配音开始的。曹雷得知褒曼是患同样的癌症去世,便写了封信给褒曼,也是给自己和给所有的人——“你好吗?褒曼。对着银幕上修长的身影,随着你胸膛的起伏,我和你一起呼吸。捕捉着你的口型,遵循着你的感情。你的精神曾充实过我的生命,如今我把生命的气息赋予你银幕上的幻影,让中国的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褒曼。用我的心,我的情,我的音。”

曹雷的雷,就是曹雷那颇具辨识度的声音,贯穿了曹雷的艺术人生和人文世界。

2017年,曹雷和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、钢琴家安德烈·皮萨列夫第三次合作,演绎“一夜肖邦”,曹雷几

大段朗读与皮萨列夫的肖邦钢琴曲,此起彼伏。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余年。曹雷银发色,雍容高贵,安德烈银丝任性,相得益彰。

同样精彩的是幕后故事。剧场第一排坐了孩子,很是安静。演出结束,有人牵着孩子们走向舞台,一共二十个。他们是盲孩子,是作为曹雷的客人被请来听钢琴和朗读的。我知道曹雷和盲孩子交往已久。几个月前,曹雷参加央视“开心大吉”节目,一路过关获奖一万元;主持人问曹雷这些奖金派什么用场,曹雷说,她想请一些盲孩子到剧场感受声音艺术。

后来我看到了盲孩子们给曹雷发的微信。有位盲童写道:我就是那个拉着您的手不肯撒的孩子……

曹雷的雷,来自她童年的战乱生活,为没完没了的轰炸、躲警报、逃难和搬家的车马声组成的颠沛流离。这成了曹雷一生舞台和配音生涯的启蒙,曹雷总是能迅速掌握一方言的发音规律,她当然是一位语言语音的天才。

1960年代初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大戏,曹雷为排练夏衍编剧的话剧《上海屋檐下》,收集了从清晨到深夜,上海弄堂里一天的叫卖声。清晨海关大楼的钟声,有轨电车的声音,卖菜卖点心的声音,唤醒了上海的一天。

几十年后,这一串弄堂叫卖,成了曹雷的保留节目,在电台播出,是得过大奖的。

曹雷的雷,是有回声的雷。

3

随“雷”而行

雷,是有雨的雷。雨者,林霏开,曹雷的先生李德铭。林霏开是他的笔名,取自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:日出而林霏开。如果说曹雷是将自己的配音事业和旅行黄金交叉,那么李德铭是将自己从小的爱好集邮,来串联自己的旅行。李德铭曾经担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、上海市政协办公厅副主任兼《联合时报》总编辑,他更大的江湖名声是在集邮界,是上海市集邮协会副会长。曹雷雷而有雨,也是天意。

2021年林霏开出版新书《小游记·小小邮记》,曹雷在序中写道:我的老伴李德铭从小就迷集邮,他的集邮本里最早的外国邮票是在小学五年级时收集的。走出国门“自由行”,这是我们退休生活中每年都做的安排。每到一个国家,只要有可能,当地的邮局,总是老伴必去的“旅游点”,可能的话,还要寄一封贴有当地邮票、敲有当天邮戳的实寄封。这真是旅游最好的纪念品。

一个随影而行,一个随邮而忆,既是夫妻相伴,又是各有情趣雅致,想一下都是极其美妙的晚年生活。

几年前,曹雷也曾随弟弟曹景行去旅行过,曹景行当时是去拍纪录片的。我知道她们姐弟情深。2020年6月,我想邀请曹雷和曹景行同来活动,但是曹雷刚从美国回来,身心俱疲,我就只请曹景行了。请到曹景行,恰也是因为疫情他留在了上海

的缘故。仅仅两个月后,曹景行做手术了,再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。

曹雷和曹景行各有各的才华,共同的是,文学修养都非常高。他们都将这点归功于父亲曹聚仁。

曹雷有过一段对父亲的回忆——抗战结束,终于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,他回家时,会习惯带本新书给我。爸爸对钱财真的无所谓,但不可以没有书。……

我18岁生日那天,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是一部精装本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我看了不止一遍。以后念中学的弟弟景行又看。

1987年,我在上译厂工作时,央视送来了一部苏联拍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因为我读过不少名著,厂长陈叙一就说,“这部片子给曹雷(担任导演)”。有什么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,厂里都会第一个交给我。……当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,我知道,父亲以另一种方式,永远在我身边。

人生到了暮年,曹雷的脑海中仿佛总有很多电影在不断交叉放映:那些自己参与过的译制厂的配译精品,还有故事发生地的历史和风光,作为个人记忆的合成,曹雷写了两本书:一本是《随影而行》,随着自己配音过的地方去旅行,一本是《远去的回响》——六十部译制片的配音笔记。

一切如同马尔克斯《活着为了讲述》中的这一句——生活是我们记住的日子。